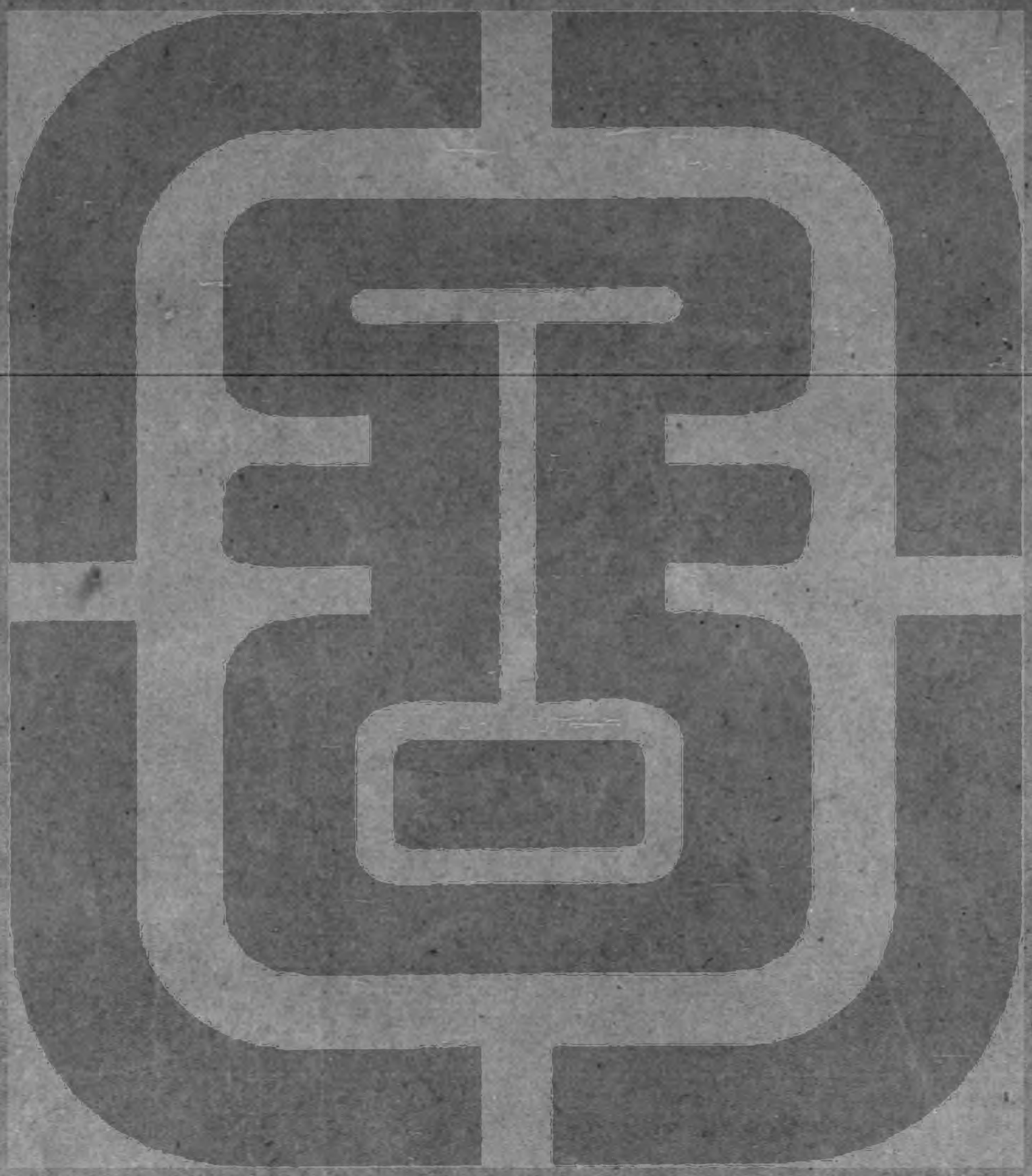


金國初興本末

金國本名朱里真番語話音訛爲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依韓之後姓箘氏於北地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俗爲分六部有黑水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深可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

酋豪受宣命爲首領號大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興北方吞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爲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口至耒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極遠邊而野居者謂之黃頭女真又居耒沫江之北寧江州之東地方千餘里户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爲酋長小者千户大者數千户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来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割太師以至阿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大金

文館事跡難磨爰輯遺聞少裨

臣懋昭上言竊惟紀外國之歷年簡書具在考累朝之

之選日親文苑粗知載記之詳述其所以興亡是以可

游覽伏念臣偷生淮浦竊禄金朝少讀父書因獲清流

爲鑒戒其金國志起自武元天輔至于義宗九主百一

十七年裒集成編卷分條別本其初興之地勢局一隅

肆此兼并之謀志吞四海饕餮日積篡殺相仍雖運數

之使然亦事機之適爾獨世宗寬厚遂得小堯舜之稱
然泰和昏荒已階周幽厲之釁日斜西崦數到盡頭
皇天從而降災
聖明爲之啟運臣誠惶誠懼稽首稽首恭惟
皇帝陛下道包文武
德運聖神
新天開地闢之規模
奮雷厲風飛之氣象
秦蔡城之凱入 漢宮威儀
清関洛之塵民快唐家日月
皇靈遠被
天意交孚由江漢而出師願見
詹時天子從淮西而入覲永作
皇家老臣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緝大金國志謹隨表上
進以聞臣誠惶誠懼稽首稽首昧死謹言
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歸正人攻授承事郎
工部架閣臣宇文懋昭上表

大金國志目錄

第一卷

太祖武元皇帝上

第二卷

太祖武元皇帝下
第三卷
太宗文烈皇帝一
第四卷
太宗文烈皇帝二
第五卷
太宗文烈皇帝三
第六卷
太宗文烈皇帝四
第七卷
太宗文烈皇帝五
第八卷
太宗文烈皇帝六
第九卷
熙宗孝成皇帝一
第十卷
熙宗孝成皇帝二
第十一卷
熙宗孝成皇帝三
第十二卷
熙宗孝成皇帝四
第十三卷

海陵煬王上
第十四卷
海陵煬王中
第十五卷
海陵煬王下
第十六卷
世宗皇帝上
第十七卷
世宗皇帝中
第十八卷
世宗皇帝下
第十九卷
章宗皇帝上
第二十卷
章宗皇帝中
第二十一卷
章宗皇帝下
第二十二卷
東海郡侯上
第二十三卷
東海郡侯下
第二十四卷

宣宗皇帝上

第二十五卷

宣宗皇帝下

第二十六卷

義宗皇帝

第二十七卷

開國功臣

粘罕　骨捨　斡離不　蒲路虎　兀朮

銀术　兀室　婁室　撻懶　撒離曷

窩里嗢　烏陵思謀　韓常

第二十八卷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蔡松年　高士談　馬定國

施宜生　郝俟　李晏　王寂　劉昂

楊雲翼　史肅　蕭貢　李遹　馮延登

梁持勝　馮璧　韓玉

第二十九卷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麻九疇　高廷玉　張萬公　董師中

胥鼎　張行中　路仲顯　耶律履　王予可

李獻甫　党懷英　趙秉文　周昂

第三十卷

楚國張邦昌錄

第三十一卷
齊國劉豫錄

第三十二卷
立楚齊國冊文
取去宋國印寶

第三十三卷
天文　地理
陵廟制度　儀衛

第三十四卷
旗幟　車輅
檢視宋國庫藏
宗族隨二帝北遷

燕京制度　汴京制度

第三十五卷
雜色儀制　詰勅
天會皇統科舉

第三十六卷
皂隸　浮圖
赦宥　屯田

第三十七卷
兩國往來誓書

第三十八卷
京府州軍　服色
除授
天德科舉

第三十九卷
田獵　道教
兵制　科條

初興風俗　男女冠服　婚姻　飲食

第四十卷

許奉使行程錄

大金國志目錄終

金國九主年譜

太祖武元皇帝元名阿骨打改名旻遼楊割太師子以宋徽宗重和元年遼保大四年即位至甲寅天會十二年冬宋高宗紹興四年崩在位十二年

戊戌稱帝國號大金建元天輔至癸卯天輔六年宋徽宗宣和五年乙丑崩在位六年

太宗文烈皇帝元名吳乞賈改名晟太祖之弟癸卯改元天會宋徽宗宣和五年遼天會十二年冬宋高宗紹興四年即位至甲寅天會十二年冬宋高宗紹興四年崩在位一

熙宗孝成皇帝元名昌速馬改名亶太祖嫡孫宗峻之子甲寅天會十二年冬宋高宗紹興四年即位至戊午改元天眷辛酉改元皇統至己巳皇統九年宋紹興十九年己巳為從弟岐王亮所弒在位一十六年

海陵煬王元名字烈改名亮太祖孫遼王宗翰之子己巳改元天德宋紹興十九年即位癸酉改貞元丙子改正隆至辛巳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為諸將弒王於揚州仏洲鎮龜山寺在位一十三年

世宗聖明皇帝元名褒改名雍太祖孫遼王宗輔之子辛巳改元大定宋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丁未自立于會寧府至己酉大定二十九年

餘二日宋光宗庚戌紹熙元年正月癸巳崩在位二十九年

章宗皇帝諱璟世宗之孫太子允恭之子庚戌改元明昌宋紹熙元年正月甲午即位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至戊辰泰和八年宋宗嘉定元年十一月丙辰崩在位一十九年

東海郡侯諱允濟世宗弟七子己巳大安元年宋嘉定二年即位壬申改重慶癸酉改至寧八月甲午爲紇石烈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弑于其府在位五年

宣宗皇帝諱珣世宗之孫顯宗允恭長子癸酉九月丙午即位改至寧元年爲貞祐元年宋嘉定六年丁丑改興定癸未改元元光至甲申元光二年宋嘉定十七年十月崩在位一十二年

義宗皇帝諱守緒宣宗弟三子甲申元光二年冬即位乙酉改正大壬辰春改開興夏改天興宋理宗紹定五年癸巳歸德府絕粮六月奔蔡州八月大兵與宋兵攻蔡甲午天興三年正月己酉禪位于後主總帥丞麟即閉閤自縊在位一十一年金亡

金主自宋徽宗重和戊戌稱帝至理宗端平甲午計九主一百一十七年

七世祖景元皇帝龕福　六世祖德皇帝訛魯

五世祖安皇帝洋海　四世祖定昭皇帝隨濶

三世祖定襄皇帝實魯　二世祖惠皇帝胡來

晉王粘罕改名宗維謚忠獻王

阿盧里一名骨盧你　陳王兀室一名希尹改宗信

涼王阿母一名烏固倫改宗秀

後王麟

金國世系之圖

核里頗 一名核闇

太祖 阿骨打改名旻

景宣皇帝 室昌改名宗浚

遼王 設梁虎改名宗翰謚德宗

許王 斡離不改名宗保謚忠武王

冀王 窩里嗢改名宗輔又改宗堯謚懿宗

梁王 兀朮改宗弼謚忠烈王

曹王 窩里混改名宗敏

郴王 阿骨保改名宗孟

宋王 宗盤

太宗 吳乞買改名晟

兗王 蒲路虎改名宗雋

虞王 宗英

熙宗 昌剌馬改名亶

海陵煬王 字烈改名亮

宿王 兗

世宗 褒改名雍

韓王 亨

京

禀

燮

光英—荊王

光嗣—霍王 從彝

齊王 允弁

義宗 緒

晉王 允猷

越王 允迪

宣宗 珣

昇王 允中

章宗 璟

太子 允恭謚顯宗

東安王 瑜

鄭王 允蹈

武定王 琟

魯王 撻辣改名昌

滕王 宗偉

沂王 宗賢

鎬王 骨捨

衛王 宗儀

代王 宗懿

晉王 宗本

勝花都郎君 高

蒲剌淑

澤王 銀朮

郜王 婁室

元

方

東海衛王 郡侯允濟

愛王 大辨

蔣王

秉德

雄

大金國志卷之一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上

太祖武元皇帝諱名阿骨打後改名旻楊割太師之長子也其先龍福五世至胡来世為酋長襲節度使胡来生三子長曰核里頗次曰蒲次來季曰楊割楊割生三子長曰阿骨打次曰昊乞買又次曰思改即粘罕父也

世爲酋長

金人至楊割太師始雄諸部　初契丹國留帳蕭解里聚衆爲盜潛奔女真因命楊割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陰懷異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

斬解里獻首級

在位六年

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遼主延禧初立之年楊割死阿骨打生于遼咸雍四年戊申初在胚胎時骨重異常將生河水爲沸野獸盡嘷及生若有光照其室部落咸異之既長臂垂過膝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沉毅寡言笑而有大志弓力過絶于人嘗至其部落有意者欲謀害之阿骨打覺之奮劒殺數人而去追者不敢當既立承楊割富庶之餘兵强馬壯加以遼主天祚掊剥是嗜上下荒淫其相李儼蕭奉先輩庸瑣貪婪阿骨打益有異志

遼主天祚掊剥

甲午

阿骨打之十三年 時宋徽宗政和四年遼海濵主天慶四年是春蘇滾奚堂蒲古率其部落內附共七千餘戶是年始陷遼國寧江府先是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東青小而俊健能擒我鵰爲遼人酷愛之求之女真苦之又沿邊諸帥邀求賂遺無虛日遼主天祚如混同江釣魚時疑阿骨打欲殺之蕭奉先諫止阿骨打知其意始謀叛於是用粘罕胡捨等爲謀主銀朮割移烈婁宿閻母爲將帥犯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州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爲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天祚再遣蕭嗣先帥奚契丹五千人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又獲甲馬四千天祚再而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名宰相張琳付兵十萬使討之計人家戶貲備一軍富人有

始謀叛遼

出一二百軍者琳等非經濟才統御無法軍器聽從人便往：以槍刀鐧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路並進獨涅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斡離不者以為漢軍遁即領契丹兵弃營而奔漢兵尚一二萬餘推武朝彦為都統丹與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悉為女真攻陷

大敗遼兵

乙未 星出如雷声

阿骨打之十四年（時宋政和五年遼大慶五年也）夏五月北方有光燭地大星出殷：如雷聲六月括寧江府一路金銀粟帛盡數以往民間有隱者斬丁夫強壯集得萬餘人勒歸軍前　是年生紅芍藥花北方以為瑞女真多曰芍藥花皆野生絶無紅者好事之家採其芽為菜以麵煎之凡待賓客素則用之其味脆美可以久留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主纔切數絲置楪中以為異品　十一月敗遼師于混同江先是天祚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都統節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車騎百里步騎三萬人命蕭胡都姑榮誼將之南山寧江州癸數月粮期必滅女真阿骨打以乃發面仰天大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酋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天祚遇乘其未陣三面擊之天祚大敗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諸酋誓死戰天祚大敗

丙申 阿骨打之十五年（時宋政和六年遼天慶六年也）春正月升骨捨為正

都統粘罕為左副都統阿忽為右副都統　是年北方寒甚裂膚墮指多有死者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裘皮藏去婦人以黑皮帽為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是歲女真陷遼渤海軍先是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之至瀋州女真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淳為都元帥仍募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以行淳至乾州武朝彥等謀殺淳不克復召淳還遣蕭德恭耶律余覩等屯田為備既而女真破渤海軍斬高永昌其衆散為盜所至虜掠而遼不能制

阿骨打始稱帝始稱皇帝建元立国號

丁酉　阿骨打之十六年　宋政和七年　天慶七年也　遼天慶八年也　時宋徽宗重和改元是春宋遣其使馬政來約夾攻遼先是宋建隆以來女真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漢兒高藥師者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宋遣馬政同藥師諭買馬禮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骨打所居阿芝川來流河問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建隆時講好已久今聞貴朝攻陷遼國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共行弔伐阿骨打與粘罕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六人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真二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為贄　是春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金人適至淳遇于徽州未陣而潰退保長

泊魚務于是金人大掠經新城懿淳衛五州皆降之　有
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累官校書
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是冬阿骨打用楊朴策始
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為姓以旻為名國號大金　楊朴
又勸國主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天祚付東北面大臣議遂
遣使備袞冕之服用為東懷皇帝國主召朴等觀驗以儀
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酋為謝乃解尚人
笞百餘尋遣還邀令稱大金皇帝兄不然則提兵取上京
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
議遂格
契丹志云楊朴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

求大國封冊八月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其事有
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
袞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
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
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趙三阿鶻
產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此
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等備天子袞冕玉冊金
印車輅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
帝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
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為兄之文阿骨打大
怒叱出來使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為謝乃解人笞百餘

次年三月遣蕭習烈等回云冊文罵我都不曉徽號
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皇帝兄能從我
今秋可至軍前不然則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真
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
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十二月九代祖龕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八代祖名訛
魯追謚德皇帝七代祖名佯海追謚安皇帝六代祖名隨
潤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五代祖名寔魯追謚成襄皇帝
號昭祖曾祖太師名胡来追謚惠皇帝號景祖太師名
楊哥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妃后皆追加謚號

戊戌 天輔二年 時宋徽宗宣和改是年也 春北方有赤色大三四
圍長二三丈索之如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皆不
至地滅

二月遣李善慶通使于宋善慶至宋國門宋相
蔡京童貫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二居十餘
日遣趙有開馬政齎詔及礼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止用
詔書有開行至登州而死會諜者言金已受東懷皇帝之
封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
歸呼慶至軍前國主及粘罕等責以弔輟且云登州不當
行牒留半年始遣之臨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之事
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
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 是年 知樞密院内相
楊朴建議以為陛下肇登大寶混一封疆應天順人奄宅

楊朴議冊后妃

天命而六宮未備殊失四方觀覩欲乞備曰冊命正后妃之位國主從之詔冊蒲察氏爲皇后番漢群臣稱慶先是女真驟興之初未具六宮之典僅有賢妃淑妃其餘姬侍並稱娘子而已平遼所得中原士女艷妝麗色盡掠而北后性儉素不好華飾御縵繒而已是年攻陷遼上京天輔三年時宋宣和二年也春正月肇州之始興隆州之利遼天慶十年也知樞密院楊朴建言惟我國家興涉地震陷死數千人

定朝儀建豐章

自遐荒朝儀典章猶所未備以中朝言之威儀侍衛尊無二上諸親從諸王部族尊貴者馳驅戎行雖不可盡責其自番漢羣臣以下宜致敬盡禮所合定朝儀典章上下尊卑粗有定序國主從之是月宋遣其使趙良嗣來先是金

宋遣使通好

使同呼慶持國書來宋因遣良嗣來通好猶以貢馬爲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雲舊地也第面約不齎國書時金人出師三路攻遼之上京且遣良嗣等在青牛山追及國主遂從至上京觀其攻城不旋踵而破良嗣之來使也是也國主亦許之遂以手劄付良嗣約以本國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則難依已許之約仍遣使偕來止作新羅人來朝見其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礼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

宋許歲幣取燕京

大槩議夾攻遼使金人取中京宋朝取燕京許之歲幣初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

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右將來貴朝不爲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弊幅異諒鄙悰　馬政回使

大宋回
大金書

于金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逖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時春正月趙良嗣來使國主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十里所攻城不旋踵而破七月回至女真所居留飲數日令契丹吳王妃歌舞飲讌妃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以他過囚于上京女真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令作奴婢遂使人懽時國中議論不決以宋朝欲還山前山後地意皆狐疑且以山前山後北朝得之而雄若我滅契丹彼自以幣帛奉我粘罕云宋朝四面皆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亦未可輕之當且爲良圖少留人使國主遂將宋使馬擴遠行射獵每最國主坐一虎皮椅上縱騎打圍嘗曰此吾國中最樂事也既還令諸酋具飲食迎邀南使夾攻之始謀如此

大金國志卷之一

大金國志卷之二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下

辛丑 天輔四年（時宋宣和三年遼海濱王保大改元）春三月始于渤海遼陽等州置榷筦庫歲課稍重商人疑惑金人但一切取辦于所在官場他不恤也

是春日有生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

遣使如宋 四月韓州千戶皮兀室帥其衆謀入漠北以叛伏誅 五月遣使烏曷魯等如宋宋詔司業權邦彥內侍童師礼館之未幾師礼傳旨邦彥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諭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懽心曲在朝廷矣師礼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議之二使留宋國凡三月餘方遣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復遣使後曷魯

師渡遼趍中京 等自海上歸至其國國主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孛極烈吳乞買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遼降人余覩為先鋒趍中京

壬寅 天輔五年（時宋宣和四年遼保大二年也）春正月知樞密院內相楊朴權知行宮留守事先是國主出征骨捨留守既而有中京之行名骨捨共謀蓋骨捨在諸酋中最有志而點猾者也朴為人慷慨有大志多智謀蓋建國之初諸事草創朝儀制

陷遼中京 度皆出其手 三月金兵攻陷中京中京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天祚震驚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

遼主天 與燕王耶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馬三千疋奔入夾

祚奔夾山 山淳守燕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奔夾山李慶溫與其弟處能及子甎都統蕭斡挾怨軍謀立淳乃率燕京數萬人勸進淳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自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淳主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蕃部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金兵追至雲中蕭查剌降進追天祚幾及仍行帳輜重寶貨及其幼女盡俘獲之五月國主用楊朴議始合祭天地于南北郊及禘享太廟頒赦蕃漢群臣以下有差宋師又與遼人遇戰失利六月退保雄州未幾即律淳死蕭斡與大石林牙立其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時宋童貫為宣徽使蔡攸副之同復燕雲趙良嗣遣書開諭燕王淳使納土大略云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恩數有加苟執迷失機恐有彭寵之禍淳得書斬其使又令董龐兒遣人說易州土豪史成獻城復執送燕京斬之宋种師道辛慶宗總東西路軍至白溝淳意謂燕人有簞食之迎初至蘭溝而為遼大石林牙所寵衣而敗既而淳益師二萬人渡白溝挑宋師宋師遇之又北敗燕王一死于六月間國人立蕭太后八月國主追寵天祚于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寵天德軍國主遣偏師七千擊破之於是乘勝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九月遣孛董烏歇高慶裔等使于宋初宋朝回書附其

使還不遣報使國中疑宋有謀兼又未嘗先報師期輒追
兵取中京　移軍泉泊襲破天祚行帳既占雲中府山後
州縣　忽聞宋童貫舉兵國主與群酋議恐爽約自我或
南朝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專遣使來烏歇等奏知聞
貴朝遣童貫舉大兵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館伴趙良嗣
進兵取京金復遣使
荅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報應夾
攻之約彼此不報不在較也宋徽宗待烏歇等甚厚賜予
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籞
別館離宮無所不至礼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桀黠
知書雖外爲恭順稱藩頌德而屑屑求故例不已烏歇等
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略曰所有漢地及夾攻並如

昔議慶裔曰夾攻一段且莫是候本國兵來否良嗣曰縱
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後也趙良嗣
郭藥師高鳳降宋
報使馬擴副之　冬十月宋師再舉遼高鳳郭藥師以易
涿二州降
時蕭后管常勝軍郭藥師聞宋師忽自燕來進涿州藥
師以[illegible]名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
追兵取中京
追字疑進字之誤今改正寫
之時於是萬口響應囚監軍蕭
食屢遣使
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
宋師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
宋攻燕京
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駐盧溝河攻
燕京后密遣人招盧溝河四軍馳騎自南門入殊死戰宋

師連戰敗績　十一月金國遣使二于宋議割燕山地初
議割燕地　宋朝與金人約但求石晉地初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不肯割至是趙良嗣馬擴見國主于奉聖州主令其弟國相蒲結與計事蒲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遣兵失期爲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六州謂劉景檀順涿易也良嗣荅以兩朝皆以信義爲主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辨論數四卒不從于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來仍留馬擴于軍前未幾趙良嗣送金使還且求營平灤三州　十二月童貫宻使其客王環禱國主具言貫兵已壓燕境乞如約夾攻國主遣壞先歸遂分三道進兵粘罕趨南暗口

居庸失守遼相迎降

撻懶駙馬趨北牛口國主親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延慶獻款于金奉表稱藩請和國主不許自媿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亦弃關走時擄隨軍行國主謂擄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聞南軍至燕我心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兵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乃至此耶似此喪師有何誅賞擄荅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果敗雖貴亦誅國主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　是月初六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肅后聞居庸失守夜率蕭斡等出奔未行五十里國兵遊騎已至城遼相左企弓虞仲

天祚殺蕭氏

文等迎降出丹鳳門球場內投拜國主戎服坐萬歲殿皆
拜伏待罪于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砲繩蓆角是無拒我意
也並放罪纔撫定燕山即遣馬擂歸獻捷國兵之入燕也
大石林牙以蕭氏歸遼主于夾山天祚殺蕭幹以奚
渤海人入奚
良嗣至軍前時諸酋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使一廢寺
中以氈帳爲館是時國主營已立閤門官吏皆服袍帶
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遼人規式每日入氈帳問謂之
上殿
天輔六年 時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也 春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
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先是女真之初無城郭止呼曰
皇帝寨太子庄至是改爲置三省六部尹貳曹屬仍左丞
相陳王元室撰女真字以行 大宴奮漢群臣于乾元殿
大合樂擊鼓百戲爲樂至夕有沾醉匍匐于殿之側者
詔諸州積粟峙芻每軍前支給不許雜以糠土 正月遣
李靖寧术割王度剌撒母盧使于宋宋趙良嗣報使先是

宋趙良嗣至軍前

趙良嗣至軍前國王曰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
汝家矣以國書副本示趙良嗣讀至燕京自我得之則當
歸我大國其熟計之若不早見與請速退涿易之師無留
我疆于是遣李靖王度剌撒母與良嗣偕來靖既對遂見
王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主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
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主亦時許遂命良嗣與靖丹使良

議割地租稅

嗣偕靖抵燕京見國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國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國主曰燕租三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本朝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為國主謀嘗以詩獻之曰君王莫信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索南宋不已然國中自以分軍護送虜獲東歸又山後告急以天祚謀復故地而張毀據平州不能無懼自南使過盧溝悉斷橋梁焚次舍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遞奏其略云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倘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使國書畧曰本朝與貴朝通和每曲從所欲以成交契今代稅之物悉如來諭國主大喜遂議雲中地兀室曰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然其民却待還去良嗣曰若止空城安用之兀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犒賞諸軍耳 三月郊合祭天地

合祭天地

天地依天輔年間例施行車騎填咽諸大臣骨捨之屬躑躅其前仗衛不肅無復中朝儀制矣 寧述割王度刺撒母盧持誓書再同良嗣等至宋求西京犒賞金帛引對徽

遣使宋朝求犒

賞金帛宗許以二十萬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及誓書議
交割燕京日子良嗣與寧术割皆言國王許還西京且求
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
嗣與寧术割共爲欺罔卒啟兵端　夏四月以燕京六州
以燕京六州歸宋
歸于宋先是盧益與國使寧术割至燕山金人止之以俟
犒師金帛已乃得見兀室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
屢却回令至京師易之益等諭以南朝皇帝親御翰墨示
尊崇大國之意猶不聽凡改更三四宋朝皆曲意從之且
言近有燕人趙温訊李處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可
議交燕地趙良嗣諭宣撫司縛温訊等與之既至粘罕釋
其縛以爲用遂遣楊朴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劇六
州歸于宋且索米二十萬碩自是童貫蔡攸入燕先曰交
割後曰撫定凡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户爲金人席卷而
東宋朝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
涿易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蓋海上
初約燕人歸南朝奚契丹渤海人皆屬金國也
燕雲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
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
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也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
以分畫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當時南宋之割地
也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内之地平灤營三
州自後唐爲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

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
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爲燕京以控六郡號
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昔宋朝海上盟議割地但云
燕雲而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中之地殊不
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
復得平州路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畜漢雜處故幹離
不至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里之誤也
國主以徽宗建中初元立歷崇寧大觀至政和凡十二載
敗遼諸路之師
疑遼主天祚知其意志始謀叛逮政和四年初屠寧江州
再敗蕭嗣先于出河店繼而張琳四路之師敗又繼而天
祚親征敗高永昌據渤海而女真屠之遼東怨軍叛燕王
而女真殪之遼東長春兩路以次陷沒而國主始稱帝矣
當盧益奉使時國主賜益等花宴是昏國主坐行帳前
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漢兒左企弓已下悲愴笏
捧觴稱壽一如契丹之儀時國主自入燕以後所擄中原
士大夫之家姝姬麗色光美婉秀凡二三千人婦其國酣
歌宴樂惟知聲色之娛至此形神已病中觴令盧益侵辱
全不及交燕事　國主有子八人一曰阿母二曰室曷即
亶之父三曰設梁虎與室曷同母乃正室所生四曰斡離
不昔誤作二太子五曰窩里嗢昔誤呼三太子宋紹興四
年冬曾犯江上者六曰兀术昔誤呼四太子七曰窩里混
昔誤作五太子今號自在郎君八曰阿骨保邢王是也與

兀术同母盖國王稱兵之初長子阿母在世呼作大太子而第二子第三子已亡所以斡離不人誤呼為二太子如兀术亦誤呼為四太子也國主立其弟昊乞買為之後除諳版孛極烈為都元帥是年五月國主旻殂上謚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建國登皇帝位首尾凡六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

大金國志卷之三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一　在位一十一年

太宗文烈皇帝小名晁乞買又云吳乞馬後改名晟禓割太師第二子也生時有白雉之祥既長方頤隆準身長八尺立髮垂地為兒童時不喜嬉戲落落有大度曾有道人以所佩劒授之光彩殊常曰佩此可辟惡兵除不祥受訖道人不見遂寶秘之　凡阿骨打用兵時密謀秘計皆其所與性特殘忍抑服旁近部族說以甘言不服則以兵加之攻遼時三數大戰皆親犯矢石為部衆先金國自胡來以諳版孛極烈為儲副阿骨打之時

生有白雉之祥

性特殘忍

以弟吳乞買爲之後阿骨打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死
于軍中時天輔六年五月宋宣和五年也阿骨打有八子不立
其子而立其弟吳乞買吳乞買立就是年改元天會賜
文武官爵秩有差親從兄弟各加一等其語版字極烈
又以弟斜也爲之務欲兄弟相傳其都帥之權歸儲
副耳不論年也是時大功臣如粘罕斡離不兀朮浦路
虎兀室撻懶之徒國人謂之郎君皆有大功既滅遼驕
駸氣燄虎視中原自張覺平州之叛而南北之釁啓矣

癸卯
吳乞買
即位改
元天會

天會元年 天輔六年改元宋宣和四年
和五年遼保大三年夏燕人張覺仕遼知契丹
必亡盡籍丁壯潛練兵爲備國兵下燕粘罕與康公弼曰
我欲擒張覺何如公弼曰是趣之叛也親見覺諭金國之
意覺曰幸丹入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
者防蕭斡耳公弼達其語于粘罕信之改平州爲南京加
覺同平章事至是國主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患
遠徙私訴于覺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
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興復先責企弓罪而殺之縱燕
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國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宋
朝之援何懼乎覺以其事問李石石以爲然遂拘企弓數
其罪殺之遂以平州附宋 八月辛巳朔日當食陰雲翳
之不見 是時宋已得燕山之地先是金人陷燕京時蕭

蕭斡自立稱帝

斡名婆離不者 據窶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
嗣冠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

幹為下所殺

有謀棄燕者宋童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皆藥師之功也藥師在燕山凡有請朝廷無不從　十一月國兵陷平州得宋朝所賜穀詔穀挺身走燕山其弟懷宋詔書走又爲國兵所獲自是歸曲宋朝未幾入侵

張穀遣其弟來通款宋朝宋朝授穀節度世襲平州令李安弼賫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授穀惟燕山路轉運趙良弼力爭以爲不可恐必招金人之兵宋朝不從穀聞安弼至率官吏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宋詔書乃歸曲宋朝累檄宣撫司取穀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至未幾金太子窩里孛田平

州入侵矣

十二月國使初往宋賀正旦

上批未行　宋遣使位

位字疑賀字之誤今改正爲

春正月慶陽府環涇州大水漂天定府置廣積倉　上京府之宜春有狗生角　三月國主之豹子河避暑是月遣使往宋丐糧先是良嗣使金時金人糗粮二十萬斛至是詣宣撫司來索所許譚稹曰二十萬斛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粮之文金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稹曰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由是怒及舉兵亦以此遣使告爲辭云　五月國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許元宗爲宋嗣位宋遣使賀登位使元宗至來流河金國素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位

館燕悉用契丹舊礼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紙之伎鬪鷄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于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執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　其國初無城郭四顧茫然皆茇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　七月國兵陷應蔚寺州

乙巳　天會三年　時宋宣和七年　燕遼之歲也　先是遼主天祚竄入陰夾山國滅遼兵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其國以元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吾禹并攜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為國兵所敗又畏中國不仗乃謀奔西夏未至國兵

金兵分道南侵

擒之削封海濱至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踰年而卒遼國遂亡　十二月斡離不粘罕分道入侵南宋東路之軍斡離不主之建樞密院于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于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國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於是斡離不之軍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之軍犯河東陷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　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連遣三使聘宋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曰賀天寧節也使傳絡繹來河朔至京供億疲弊其實窺覘道路使之不疑及三使北歸宋禮部郎中陳楠為送伴使至境上已宣言大舉伐為掠奪無常儀楠懼馳還

宋師叛歸粘罕

時粘罕已舍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叛奔之具言中國

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是劉彥宗余
覩蕭慶力勸粘罕言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粮就兵可也
粘罕遂決意入侵然尚未顯然渝盟宋朝以故事命吏部
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旦使行至境上值斡離不入侵
宋使傅察不屈
遂執察等責使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
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大酋曰我以南朝天子失
德故來吊民察曰胡欲敗盟以此爲兵端有死而已膝不
可屈也大酋怒執而殺之　宋朝聞其南侵詔童貫再行
貫又遣馬擴往使且交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至境嚴兵
以待止許吏卒三人從乃趣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
如見國主礼首議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

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斁不謂貴朝陰納張瑴收燕京
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見詒今當略辨是非
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瑴之請上深悔之願相
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蔚應州飛狐靈丘兩縣
粘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
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
粘罕所言告貫、驚未幾金使撒盧拇王介儒來同日進
軍直薄馬邑而營撒盧拇至太原貫曰如此大事何不預
告我荅曰兵已興何告為擴微言以撼之撒盧拇曰國相
若以貴朝可憚不長驅也莫若勸童太師速割大河以北
童貫赴闕稟設
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其屬宇文虛中等赴闕稟議

至太原諭師臣張孝純以赴闕之意孝純愕然曰金人渝
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將
河東與敵河北亦豈能保貫怒目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
臣必欲留貫置師臣何爲孝純撫掌嘆曰平時童太師作
多少威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爲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
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翊日遂行用九日至
京師　冬十一月斡離不軍至燕山府塩場　十二月初
破檀薊州時郭藥師已屯東郊蔡靖出金帛犒車行至三
河藥師戈甲鮮明步伍整肅金人初見亦懼斡離不乃東
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藥師鏖戰三十餘里金人已
北張令徽等先走遁金人力追之是夜令徽與刺史皇貫

金兵至燕山府

郭藥師與金人戰

陰約開門內應初八日靖見藥師共議死守晡時藥師招
靖等計事會藥師家藥師迎謂靖曰令徽初無戰意已遁
矣太學不得已姑降如何靖曰誓死報國此何言哉引佩
刀欲自刎衆共抱持之軍官方驅運使呂頤浩等出藥師
曰不必爾聚而鏁之并其家斡離不至藥師率衆降金人
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令悉降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十
一日斡離不遣蕭室奴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
諸軍勿恐此坐南朝渝盟耳曰太學南朝賢臣將大用靖答
一書生身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何足用次日斡離不遣
人議相見之礼靖曰兩朝兄弟之國望闕之拜靖不敢辭
拜見太子不可藥師曰太學與部使者拜堂上衆官拜堂

蔡靖誓死報国

郭藥師降金

斡離不遣蕭室奴說蔡靖降

蔡靖請議和

下可也靖乃曰太子能議和靖一屈膝何所惜遂如藥師議既退斡離不使王芮來取和議之書中山府連三奏至京師舉朝失色

奏至宋朝失色

金人居于漠北爲契丹苦虐幾二百年一旦乘忿而起重以遼主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久不親兵革往往望風而潰武元稱兵之始成敗未保推心用人苦樂同之有得其勝計者恣所剽掠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脅軍伍以應之以至渤海酋長大撻不也高永昌契丹副繞耶律章奴耶律余覩亦率衆而歸之于是金人之勢逆逆莫禦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人入遼東長春等路討賊而累戰累敗多爲所虜不得已西歸鄉里及金人於天輔六年驅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驅失業人皆歸怨于朝廷及金人已立劉彥宗時立愛爲金國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隴田園親戚之故愈勸金人南侵兼契丹舊人降金人者如余覩締里槁里持離不王芮鐸剌乙信特可九哥馬五耶律暉毛曷魯王寶奴蕭天吉蕭庭珪之徒已得用事又太子之妻金輦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粘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元妃各因間可入內外勸之南侵陰報宋朝助兵攻遼之隙仍四來番漢烏合之衆蟻聚蜂起燕雲陷北之人皆欲西歸故金人驅率其衆假以平州張瑴

爲名渝盟入侵時藥師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
欲乘勢東歸故金人南侵也驅勿勝貪忿之徒乘契丹
報怨之勢率陷北燕雲之人燕山之失其理必矣

粘罕同取燕山

統馬五東侵居庸關以應斡離不同取燕山
粘罕自雲中遣女真萬户溫敦郎君蒲魯虎賽里契丹都
遼主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州退保廣
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既而西走雲中至于夾山
以保四部族僭武元及粘罕兀室以契丹叛臣余覩爲
鄉導自中京由平地松林徑趨雲中路以追之後于山
金司獲天祚于是嬀州儒州歸化奉聖弘州雲中寧州
德州東勝天德雲内皆爲金人之有後武元帝死粘罕

專制軍事遂據雲中已違元議不肯歸雲中地至是以
斡離不來征燕山之境粘罕遣兵攻居庸關以應之慮
居庸難取遂分兵由紫荊口金坡關攻易州及出奇取
鳳山沿皇太妃嶺以窺昌平縣既至昌平則反顧居庸
矣於是居庸亦潰金人遂入居庸　初藥師之降金人
也嚴于東北面弛于西何哉蓋東北乃金人來路也燕
山之東以韓城鎮爲界東北以符家口爲界韓城符家
口去燕山皆百餘里斡離不既侵東北採騎潰軍絡繹
而來燕山得預聞之故藥師出常勝軍屯于燕山之東
白河以待敵西則居庸爲絶邊去燕山無百里之遠但
閑關而已更無他備不意粘罕間道取居庸一夕攻城

故預無警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果能全勝追敵而
東則西亦爲粘罕乘虛矣況戰復不利何以禦之
以藥師爲先驅攻保州
斡離不留蔡靖守燕引兵向闕以藥師爲先驅攻保州安
肅軍不克圍中山府宋詹度禦之　藥師既叛金使詣宋
徽宗下哀痛之詔
國具言擁兵來因辭頗不順徽宗引咎歸己連下哀痛之
詔國人讀之有流涕者沈琯是時留守在營聞斡離不初
告靖議講和事請將文字來至慶源府太史局占帝星復
帝星復明
明怪之已而徽宗內禪大驚欲回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
陷信德府
不如姑行至信德府不移時遂陷執守臣楊信功斡離不
登城撫諭居民
金人以斡離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罕守雲中

以圖入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斡離不越
三鎮直犯輦轂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宋朝雖得朔
武蔚應四州而未盡得雲中之地故舊邊尚不失備粘
罕所以不敢輕犯鴈門石嶺之險越太原之重地也河
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爲新邊竭舊邊之力以禦之故
新邊一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斡離不乘隙可入焉
然亦有說斡離不所以易中國之大甚在藥師不得無
謀何以見之觀夫斡離不與粘罕始則分路以圖入攻
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闕之志以粘罕之雄尚且遠遣
撒母使夏國許割地以爲牽制猶不敢輕舉是時粘罕遣撒母使
夏國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兜荅廝剌曷董野鵲
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洎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入侵

麟府以牽河東之勢況斡離不者才居粘罕之下豈敢直越大河以犯宋闕耶此盖燕山之陷藥師部族隸斡離不之軍藥師欲自結知必告以方今童貫在并州以圖雲中貫之所在重兵係焉粘罕既由雲中入侵貫必與之相持今京畿內虛河朔無備可因粘罕以為牽制也斡離不信而行之故是歲入侵中原功居粘罕上其為藥師之謀明矣

粘罕圍太原

粘罕進兵取朔武忻代四州進距石嶺關遂圍大原代州安撫史抗父子迎戰死之　初宋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等軍皆山後兒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

宋官軍怨語

約十餘萬官為贍給久之倉廩不足因飢而怒出不遜語我軍所請皆陳腐亦怨每語漢軍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番人乎吾誅汝矣漢兒聞之懼至是金人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決漢兒開門進至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時十

賀懽張樂迎降

二月初九日也忻守賀懽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迓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〻猶險隘大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命冀景〻辭孝純不許復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其前及至關守忠果啟而獻之景單騎奔還

耿守忠獻石嶺關

太原受圍

金人至太原太原既受圍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

檄諸郡使爲備義勇將劉嗣初領衆四千先屯平陽有欲
降心會金人已圍太原其餘黨謀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
劉嗣初獻平陽人間道獻平陽于大金於是僞爲入城貿易者既入則殺
守閘者啟閘以納其軍其徒大譟而入取器甲分隊而出
士民股栗也而呼曰奸臣置漢兒内地今果墮其計中其
徒輩宿憤從兵屠城三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裹金銀
掠婦人然後授金於是金人益戒留數萬人圍守太原而
去半趨宋關粘罕遇城必攻故北斡離不其行稍緩
粘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整
肅嚣甲慮家計寨難取乃代州絶邊控扼之地遂分兵由胡谷寨
入爲其徒孔室余覩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
初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矣既行越家計寨直至代
州並無一戰無何代州二日失守三臣李嗣本率吏民
請令忻州石嶺關聞風皆降於是金人如入無人之境
直趨太原粘罕始有易中國之心

宗徽宗
禪位

是年冬宋徽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爲欽宗改明年曰靖康
仍令李鄴來使告内禪且求和

大金國志卷之三

大金國志卷之四

紀年

大宗文烈皇帝二

天會四年 時宋欽宗靖康元年也 春幹離不陷宋相濬二州先是内侍

梁方平領軍在河北岸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
者望見金人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人因不得
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
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絶步兵猶未渡也初
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
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州癸酉斡离
不圍宋京師先是藥師嘗打球于牟駝岡知天四監有馬
二萬匹芻豆山積至是導斡离不使奄而取之斡離不曰南
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尋攻通泰景陽門甚急
宋李綱督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綱登城督戰
殺數千人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
敗金人于順天門外宋師稍振游騎不敢旁出 宋遣鄭
望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康王相質軍前斡離
不憚之更請粛王樞代之遣康王還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李梲為使而改
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賜斡離不斡離不盛兵南向
坐梲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
久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者徒以上故
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需犒師之物金五
百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須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
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親王宰
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梲達宋朝欽宗以皇弟

康王爲軍前請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在金營幾月斡離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　李綱力爭以爲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于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綱獨留三鎮詔不遣

宋勤王兵至京師凡二十方

遣王汭素諗頑入使宋朝會种師道等勤王兵至宋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聞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种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境而能善其歸乎　先是李勣使于斡離不軍來和斡離不以兵犯京師攻城不克乃

姚平仲夜劫金人營

王汭偕來勣盛談金強我弱以濟和議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猵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懼意李邦彥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安社稷惟李綱言擊之便欽宗不從乃用邦彥計　二月姚平仲夜劫營金人覺而敗之

宋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种氏乃欲夜叩金營生擒斡離不奉康王以歸平仲謀泄金人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劫寨為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虜戰于是宰相李棠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兵馬為金人所殲欽宗大驚有詔不得進兵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

圍宋京師月餘 圍宋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粛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退師

斡离不師退抵中山河間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 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絶粮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並不從 三月宋詔三鎮堅守又以李綱為兩河宣撫太原陷平陽陷始議棄守三鎮

妙計不從天奪之魄矣

陷隆德府 粘罕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會平陽府威勝軍相繼而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踰南北關

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追斡離不之師及于祁郤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惧其往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惧密啟欽宗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爭于宋欽宗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遵護之而已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繞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陀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

粘罕敗孫翊折可求

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右通于盤陀宋師皆潰粘罕敗朔州守臣孫翊于太原城下翊沒于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于交城

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雁門翊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于城下粘罕憚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于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于是軍叛翊方戰為叛徒害之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為至于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關隘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龍衣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斡離不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西夏應粘罕約

國兵陷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于是武州為西夏所

陷 夏幹離不自東京歸至燕山宋朝送之至境上而回

國主始改都統府為元帥府用國相劉彥宗之議也設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

改都統府為元帥府

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

始以其弟諳版孛極烈斜也為都元帥弟骨盧你移賚孛極烈為左右元帥弟撻懶為左監軍兀室為右監軍闍母為左都監耶律余覩為右都監

奪夏国諸郡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彥宗議始改元帥府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于是絕好

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 幹離不奪郭藥師常勝軍器甲鞭馬散歸遼東遼東

時京城未失而河未陷燕雲人心未安戰爭勝負未保而藥師反覆之徒存之或為後患故遽奪器甲鞭馬而散之此金人之所以為狡也

粘罕兀室余覩自太原幹離不撻懶闍母自燕山會于山後避暑議事及秋而還 時三大酋避暑而宋朝援兵四合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女真萬户妻室敗种師中軍于榆次師中死之

宋援兵四合不能解太原之圍

金人圍太原多于潞汾兩路以拒宋師不謂師中由平定出土門一旦去太原無一舍遠敵衆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以為表裏

則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汾潞由是汾潞之師亦
可前進太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以孤軍爲憂回趨
榆次就粮宜乎爲敵人所襲以至敗也
粘罕陷太原　秋粘罕兀室余覩自草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九月
地歸至太原斡離不捷報闇目自草地歸至燕山
之號元帥行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粘罕
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陷金人盡殺勝捷軍帥臣
王稟負太宗御容赴汾水　張孝純被擒继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
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
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石

宋下哀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稟係宣撫司統制自童貫
棄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居多及至城陷
稟引疲之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揷板索斷不能出軍
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攫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鬬志又
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赴汾
水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大罵率
宋遣吳革來使　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于野　宋遣使吳革至軍前
革以閤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參不拜責其貪利敗約
氣勁詞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爲追回威勝等軍處人馬
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彦質請于朝急備河
南及對欽宗問割地事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

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爲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
乃遣革使陝西勾兵委諸帥臣講武備仍置四道總管
府

冬十月斡離不陷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死之先是
真定陷劉翊戰死
斡離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置乖謬翊率
衆晝夜搏戰城上金人初攻北壁翊力拒之至是偽攻東
城還薄北城黎明鼓衆憑堞而上城陷邈被擒翊猶率衆
巷戰知不免縊而死
真定之陷也邈已抗節故斡離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
彥宗逼邈出仕邈不從復逼剃頭頂髮邈亦不從彥
宗逼之遂削髮爲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以不仕彥
宗憾之聞于粘罕粘罕命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屈
邈之忠義于斯著矣 先是宋真定帥劉翰守禦備具
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
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爲堅壘朝廷以太原危急恐東
軼征河朔命翰爲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
險翰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拙于
應變人心未附金人卒至圍城不旬日而陷

劉彥宗勸斡離不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授以勑命斡
離不粘罕以書遣使宋朝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書并
元割三鎮
書略曰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復四日輒受閒

諜之謀陰傳構結之文今差楊天吉王苪爲問罪使請
速令皇叔越王皇弟暉王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
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即行誡諭並令開門以待先
是斡離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遣簽書路允迪等以
和議之書止之粘罕既聞斡離不獲金帛不賢而已無
所得于是遣使求賂時宋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
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既領肅王過河吾
盍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踰月不遣有都管趙
倫者燕人狡獪惧不得歸乃訐詐以情告伴使邢倧曰
金國有余覩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于金人願歸大國
可結之以圖粘罕斡離不倧遂以聞宋大臣信之即以
詔書授倧納衣巾中仍賜倫等緡各千疋白金千兩倫
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奏聞其主
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粘罕復提兵南
下又麟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梁王
與林牙蕭太師出牓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人結約毀
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
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爲然乃奏上令致書
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爲粘罕持兵所得故金人以爲辭
金使之來也禮皃甚倨持其書于欽宗前曰陛下既不
割三鎮之地又安恐復欲立契丹之後欽宗曰此乃奸
人所爲也金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

主徽號欽宗乃卑辭深明其非朝廷之罪更書王時雍
實館之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總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
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金使頗領其說先犒師
絹十萬疋以行

粘罕陷汾澤等州

初粘罕既陷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壘十
數汾雖粮乏兵疲獨不降併力攻逾月又陷之知州張
克戩死于難者八人乃東攻太原之青陽青陽城小而
百姓死守凡三受攻而金衆萬人竟不能拔欲據升陘
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斡離不合兵攻平定斡離不
自真定西之平定軍亦喪萬人拔之

再議征宋

粘罕斡離不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

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
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
候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弃兩河先取東京倘
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
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
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
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
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斡離不欣然
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南征之計遂決于是二師分歸本

路約會于東京是歲百雉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

粘罕斡離不共南征 粘罕留銀朱守太原斡離不留詔合韓慶和守真定各率其衆南征 斡離不犯慶源府宋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拒扼又宣撫范訥軍五萬守滑濬斡離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楡渡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 十一月斡離不犯宋京師屯劉家寺

斡離不犯宋京師

京師危急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皆以有詔毋得逼城有妨和議皆粘罕斡離不以和議之說而誤攻守之計也

粘罕陷平陽及西京等處 粘罕陷平陽府又陷西京及河陽府

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宋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万與之夾河又簽書李回以万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提兵防路 亦望風而潰金兵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瑾皆棄城去粘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

粘罕兵犯宋京師

閏十一月陷鄭州陷懷州守臣霍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諤張諤丁潛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粘罕犯宋京師屯青城

金師已抵城而國事危矣惟何稟欲率都民巷戰聞者

爭奮金人由此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賚金幣和議爲說

宋京師陷

丙辰宋京師陷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陷時宋京城中不過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弃不收金師得之以爲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三萬人轉戰而前勤王之師無一至者僅貸粮之請會盟之說粘罕不過假和之一字以誤之而攻城日急矣　先是有卒郭京者都人盛傳其能用甲法可以生擒粘罕斡離不何槩孫傳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韙等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閹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　是日大啟宣化門出去敵不

都是奸細

百步時天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宋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俄頃賊兵分四隅鼓譟而進前軍殲焉後者悉墮河城門急閉京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迎國兵登城者纔數人衆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濋引殿班下城急呼救駕四兵至大潰國兵因而上城京師里巷弥亂

宋二帝親詣軍前議和

粘罕遣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城中子女玉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　辛酉宋欽宗往青城二宿而返

宋何槩陳過庭與粘罕斡離不相見粘罕應答琅然斡離不唯唯而已　初何槩都民欲巷戰聞者爭奮由是斂

狡虜

兵不下乃偽唱和議人心稍安　時李若水以出使留
軍中粘罕幹离不令若水何㮚來議事若水入見欽宗
曰粘罕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㮚為請命使粘
罕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建議期在割地
而已㮚捌回言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朕當自往耳
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宋之君臣往
往惑于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千万錠銀
二千万錠縑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下在京共七千匹皆
歸于我
宋朝大括金銀命戶部尚書梅執礼提舉根括而監察
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俣副之

大金國志卷之四
大金國志卷之五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三

丁未　天會五年（時宋靖康二年高宗中興改建炎元年也）宋親王二人來軍前賀正
粘罕遣使入朝賀正頗不為礼
二帝諸王后妃北去　庚子欽宗復如青城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妃嬪
皆挈而北
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二十九
日又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賫金國之書曰今已破汴二

主不可復居宜于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帝
后但稱宋王二月十一日欽宗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
數萬人阻抱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
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
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
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
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至軍營粘罕坐帝西向使左右
以詔書示之諭以別立賢君之意十八日車駕入城三
月初一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欽宗前曰
今日北國皇帝已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初
三日欽宗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
請別立異姓爲主使人擁帝降自北道至一室以兵及
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
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自初四至十五日閤皇
族后妃諸王皆繫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欽宗各居
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
擁二帝至階下宣詔曰宜擇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趙
其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津遣前來是日以青
袍易二帝衣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時惟李若水
抱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褫若水惟有死而
已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爲范瓊誘殺之十七日粘罕
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上曰元帥令遣汝趨燕京朝

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爲帝國號
大楚矣十八日車駕北行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傳詔
令往雲州聽候旨揮
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即王履副之若水至
軍前罵聲不絕粘罕擊之面目爲傷若水氣悶仆地良
久乃甦粘罕使人監視日三飯飲若水絕不食粘罕怒
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
粘罕再召若水若水歷數失信五事肆罵不已粘罕大
怒即圜丘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罵愈切軍中相謂曰
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履
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
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憖人聞而悲之
劉韐徐揆死于金營
劉韐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韐不可手書片紙遣
自經徐揆本太學生爲書以獻粘罕厲聲抗論殺之
粘罕責金銀不足殺宋從臣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礼〻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
事中安挾並坐根括金銀不登乃敲殺之御史胡舜陟
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杖數百哭死于是再括留守司
差官百員分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留分詣懿親蕃

李若水王履第二行 修武即王履 郎之誤改 正寫

衍宅遍括

宋吳華謀起兵高(范)瓊誘殺之

華初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迎二帝事泄爲高瓊所害華至死顏色不變人爲泣下

粘罕又以国主之命逼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邦昌僭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稱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書曰手書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

春三月斡離不退夏四月粘罕退宋建炎元年宗澤留守東京　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礼盖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西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甲戌降手書迎康王其語畧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循羣臣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上表勸進康王其表畧曰使生靈惟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無益輙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

存趙之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礼且慰撫
之是年五月康王即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元年張邦
昌安置潭州尋賜死
斡离不病死 夏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斡離不由河北歸至燕山約會
于山後草地避暑議事斡離不以病死
約西夏取陝西 斡離離不知康王即位張邦昌入覲故會粘罕于草地議
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斡離不打毬冒熱以水沃胷背
致傷寒而死遂中輟時六月二十一日也
秋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取陝西夏
人從之
粘罕已嘗渝盟乎夏國而夏人又從之何哉蓋夏人非
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盛脅而從之亦欲因
而虜掠耳夫何害哉
侵西河圍中山 七月二帝自雲中如燕山府 起燕山雲中上京東京遼
東遼西平川長春八路諜于諸萬戶入侵兩河取諸州郡
惟左監軍撻懶親圍中山
西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故各據人
馬以圖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衡相援故一
州既破復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盡為官
軍作亂害之河東官軍多奔城南走西河州郡外無救
援內復自亂於是為金師乘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
山慶深保莫和洛冀磁相繼久而陷之撻懶親圍中山

巨鎮守禦猶堅于他郡故也

除曷剌馬為都元帥

諳版孛極烈斜也馬都元帥以病死除曷剌馬代之曷剌馬乃亶小名也是時亶方童稚國主擬為儲嗣故有是除是年冬除窩里嗢武元第五子也為右副元帥代斡離不遂自

除窩里嗢為副元帥

本國至于燕山粘罕約諸將分征河南窩里嗢自燕山率衆由清滄渡河以征山東

粘罕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將分征河南攻山東者窩里嗢攻西京者粘罕又除萬戶婁室為陝西路先鋒都統以萬戶撒離曷字董副之以攻陝西宋賀師範以陝西兵與金人戰于八公原死之

陷西京

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渡河陽再陷西京及遣銀朮拔

攻漢上

東茶曷馬等以攻漢上　先是去年冬粘罕已陷西京以高世由守其後翟進殺世由據其城粘罕至此再陷

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白磊金師不得渡粘罕乃以重兵屯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與進陰遣銀朮領輕騎取九鼎渡河還攻河陽南城建雄之軍遂潰粘罕得渡首敗姚慶軍於偃師慶死之西京官吏弃城南走殘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屯于大內以代州降守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銀朮前攻漢上粘罕不自行者時以宗澤守東京恐邀其後故親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漢上之師無後顧之憂也

犯長安

婁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犯長安

時婁室屯河中蘇村宋軍扼蒲津西岸金師不得渡遂
潛從韓城上流一夕履冰而渡直攻長安于是長安之
衆不戰而潰

戊申　天會六年時宋建炎二年也　春粘罕屯西京窩里嗢陷清滙二州
而還。婁室既陷長安繼攻鳳翔秦鳳等路後為張嚴所
敗婁室為張嚴所敗　已敗績婁室北渡蒲津故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晉
絳以歸雲中

婁室犯鳳翔守臣劉清臣遁熙河帥張深遣裨將劉惟
輔禦之惟輔舞槊刺殺其將號黑風大王者婁室勢窮
退走深更檄張嚴以兵繼進時粘罕知婁室為張嚴所
襲又聞韓世忠兵至故弃西京分兵親援婁室且留兀
室余覩之衆以待世忠之至既而嚴趙鳳翔戰五馬山
下婁室伏兵于五里坡嚴至伏發不利嚴死之金人謀
趨涇州又為曲端吳玠所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
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婁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
陷同華陝以歸于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
屯龍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

二月陷中山府

中山自靖康未受圍至是三年乃陷　初韃靼圍中山
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金人不能下至是呼總
管欲盡使城中兵擊賊以衆寡不敵辭斬以狥復呼部

將沙振使往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裹刃入府害
亨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金人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

宋復西京

三月宋翟興復西京
危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數百入洛陽擒守臣世由
斬之

宋復陝州

三月宋李彥仙復陝州金人復渡河先攻虢後圍陝彥仙
竭力禦之金人拜于城下而去復攻虢州陷之
四月銀朮與其弟拔東兵三十萬下宋鄧州帥臣危致虛
走劉汲死之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為金有需民間金幣
根括無遺及刷汝金房凡四州之民以歸　兀室余覩敗
翟進于西京復下其城後又敗進于文家寺繼敗韓世忠
于永安後澗而去
宋建炎元年冬粘罕再攻西京官吏弃城南走統兵官
翟進率軍上山保險至是春粘罕盡焚其廬舍刷居民
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兀室余覩之衆尚屯河南白馬
寺白馬坡河清長泉等處雖去不遠而金國視為弃物
不復顧之無何進于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攻其營金以
間探預知反為所襲進敗出城據文家寨復為金乘勢
追擊世忠又敗世忠于永安後澗時當盛暑北騎非利
之時又以連敗宋師可得休息且知粘罕北歸故復弃
西京相率而回雲中因留萬户茶曷馬以戍河陽

宋遣使祈請二

五月宋遣使宇文虛中來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貺

帝

爲通問使副祈請二帝堅不許之

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絶域遂詔赴行在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貺爲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獨留虜中

冬窩里嗢撻懶之衆敗馬擴于北京清平因之以攻河南

姚端敗粘罕

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澶濮圍濮州爲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夜刼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而走至城陷也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盡屠其城

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　陷德州都監趙叔醇死之　陷濟南府守臣劉德降之　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爲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問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粘罕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大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尔以報國何說我降乎粘罕怒并其家害之

郭永不降罵粘罕

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而遁　陷異州權州事單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擊退之或夜刼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

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氊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伏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諜知曲端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鄜延庶在防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初庶用端爲都統制庶御下嚴多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啣其語及是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鄧州之淳化庶屢趣其進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金人遂乘虛破延安府

八月宋二帝自中京如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徙依韃辣以居韃辣亦厚待之

攻北京與兗鄆誅發孔子墓者

粘罕既陷澶濮會窩里嗢之衆同攻北京繼攻兗鄆十二月陷襲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

時漢兒將啟孔子墓粘罕問曰孔子何人通事高裔慶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發盡殺之故闕里得全

己酉

天會七年時宋建炎三年也春陷徐州守臣王復死之

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之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趍楊州以議事爲名使

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二不能當夜引歸

陷淮陽泗楚等州

陷淮陽門執守臣李寬　陷泗州守將呂元膺瑾已焚淮橋道金人由柏信路將渡淮縣尉孫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沉其數舟會大霧蔽日虜不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兵暉且戰且却及城破寬死于敕書樓　陷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惧重威喜將萬人俱遁　陷泰州守臣曾明降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判官齊志行降　犯滄州守臣劉錫遁

攻楊州

粘罕自東平由襲慶徐泗以攻楊州

自去年秋窩里嗢既破五馬山寨探知馬擴軍來使人馳會粘罕共備之故粘罕留元室余覩守雲中率衆南征也粘罕初下太行由懷衛將東應窩里嗢聞擴已敗于清平窩里嗢從而入侵由是粘罕亦渡黎陽以攻澶濮澶濮既下時杜充守東京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東會窩里嗢同下北京縱攻充郭故至是

高宗如杭州

陷楊州二月高宗如杭州

高宗時在楊州得天長報聞金已至乃如杭州以州治爲行宮

下山東諸郡

窩里嗢撻懶閻母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興人廣濟

以水阻而存
時山東之民正當兵火之際復有河決之患高宗既渡
大江青鄆兩鎮又先陷沒州郡互不相救至是歲復大
荒人民相食嘯聚蜂起巨盜王江宮儀每軍載乾屍以
充粮為金國所乘而盡陷之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　夏窩里嗢撻懶闍目屯濱
州　四月粘罕自楊州歸至東平元帥府差濟南叛臣劉
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路諸州郡先是豫元為宋濟南
守其后叛宋歸金〻仍用之至此然後除知東平也
月陷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　尋陷單州　尋陷南京執守臣唐
佐國而用之　陷沂州
試舉人
秋粘罕自東平歸至雲中　窩里嗢闍目自濱州北歸燕
山留撻懶于山東后撻懶移屯濰州試舉人于蔚州遼人
應辭賦兩河人應經義忻州進士孫九鼎為魁　九月陷
永興軍
婁室陷長安帥臣郭琰遁
復宋改州縣名
粘罕禁隱藏被虜亡者犯人罪死　國主行下樞密院分
河間府為河北東路真定府為河北西路平陽府為河東
南路大原府為河東北路去宋朝新改諸州郡名復舊州
禁民漢服
縣名　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時金國所命官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

稍長大小且不如式斬之后韓常守慶源畋守忠知解
梁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民無辜不
可勝紀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烏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併樞密院于雲中除雲
中韓企先爲相同時立愛主之粘罕以彥宗之故命其子
爹魯書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兼西京留守 冬
十月圍蔡州宋守臣陳昌嵩敗之 兀术請兵犯淮 兀术請于粘罕及嵩
里喝乞提兵侵淮從之以女真萬户聶耳銀术拔束渤海
萬户大捷不也漢軍萬户王伯龍大起燕雲河朔民兵附
之冬兀术率衆渡江分路入攻
犯蔡州張成以城降犯密州李達吳順以城降遂分兩道

一自滁和犯江東一自鄂黃犯江西
陷滁州 陷壽春府官吏以城降 陷廬州帥臣李會
降以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 陷和州守臣李鑄降
陷無爲軍守臣李知幾遁遺民固守山寨 陷黃州
陷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陷吉州守臣楊淵遁 陷
撫州守臣王仲山降 陷袁州守臣王仲嶷降 尋屠
洪州分寧令聚衆拒守金人引去 又攻米石渡 下
建康府杜充李梲叛降 又攻建昌軍宋蔡延世敗之
兀术之取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泛海自爲金師
所乘耳南朝若其主親征豈至縱 如入無人之境乎
十二月陷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自越州領兵來我師大敗　餘杭守臣退保山寨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獨遽渡哉

陷越州帥臣李鄴降

大金國志卷之五

大金國志卷之六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

庚戌

天會八年（時宋建炎四年也）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里嗢居燕山　撻懶屯濰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朮因圍楚州左都監閉目以病死　陷明州

兀朮再犯明州張俊率衆拒之高橋戰數合慮其益兵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朮遂破明州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化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攻陷陝州

二月婁室攻陝州李彥仙守禦甚備婁室益生兵攻之愈急城陷彥仙巷戰而死

明州第三行　豈獨遽渡　升屋以瓦擲之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

疑得之誤改正

[illegible]　類金人始西而全陝沒矣彥仙守陝再

第一行　兀室余覩　及城陷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

查前後只有余覩今改正寫　者

陷潭州守臣向士諲遁王昧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諲突圍出城遂陷軍民
猶極口罵賊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攻邠州

陷荊南府守臣唐慤遁　陷醴州守臣王淑遁　撒離曷
及黑峰等攻邠州宋張浚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
原撒离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郎君

復陷東京

金師復侵東京上官悟爲所害自是宋四京皆陷沒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勢愈急金人更遣河北首領聶淵來
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虜所害
兀朮陷秀州守臣趙士鑒死之
兀朮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
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爲陳思恭舟師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
獲兀朮
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朮不得濟遣使致
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朮遣人約日會
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
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
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
師果有五騎趍龍王廟〻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

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
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术
之壻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术惧不得濟復遣使
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
懶在濰州乃遣孛董太乙趍淮以爲援

兀术募人献破海舟策

兀术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或教于蘆場地開渠二十
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
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尾擊敗之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
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載土　平版鋪之穴船
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
也以火箭射其蒻篷則不攻自破笑一夜造火箭成是日

韓世忠軍乱

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動以火箭射海
舟蒻篷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
瓜步棄舟而陸奔　兀术輜重自瓜步口軸艫相銜至六

兀术爲岳飛所敗

合不絶爲宋岳飛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
爲趙立所敗未幾陷楊州承州趙立中砲死又陷楚州會
聞宋師出陜右托言應之因而西去
兀术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
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撻懶時在濰州遣人誚兀术南征
無功可止于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征江南兀术皇恐推
避不肯從之方躊躇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人出
陜右兀术因而應之於是留撻不也耳耳王伯陰軍于

淮東以待撻懶約拔束等而西去

慶裔議循邦昌故事

雲中留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兩河州郡既下之後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粘罕從之于是令右監軍兀室馳請于朝國主從之

金師自陷山東撻懶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撻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腹心也恐爲撻懶所先遽建此議務欲功歸粘罕而又使豫知恩出于已望其後報也或謂本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于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酧之復以其說爲已策獻于粘罕非也金師取山東止以邦昌爲名不易官制不易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撻懶豈敢擅許乎大都劉豫揣意求于金慶裔懷私屬于豫其所由來漸矣

求賢人建國

粘罕遣高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州郡迎合上意共推劉豫

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趍景州會吏民于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尔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

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遣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故豫得借位酌慶裔賄賂不可勝計麟猊輩後于慶裔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

史民推戴劉豫

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苾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于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後粘罕使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尒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百姓之願尒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

與大行義士原明戰

于是諾後孝純由此得還宋　遼東漢軍萬戶韓常與大行義士原明戰于真定西山明指嶺為子明所敗千戶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授靜江軍節度使知慈

州

金國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若解軍職出官對格換授此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換授憑武元差札押字則為御書慶餘隨常父慶和降阿羌為千戶故換授靜江軍之節度繼以守土之任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差也在軍則權為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為庶民或就軍中受代則復為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民兵立功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

劉里龍造妖起兵

蔚州百姓劉里龍造妖起兵既而獲之國兵因破劉里龍害及數縣河北簽軍首領聶淵再陷東京

時山東河朔已爲金師所取京西京南盜賊大起四方
路阻米斗二百千人民相食聶淵乘而陷之
戛兀室見國主回至雲中與粘罕余覩同往白水泊避暑
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高里嗢之望
國崖避暑望國崖在儒州望雲縣北也　秋粘罕兀室余
覩自白水泊歸至雲中高里嗢自望國崖歸至燕山撻懶
自濰州親攻江東　七月宋師復郤昌府又復鄜州　二
帝自韓州如五國城
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
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撻懶攻江東宋復郤昌府二帝如五國城

宋復永興軍

宋吳玠復永興軍金人大懼遂謂兀朮自京西令星馳
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張浚亦劄諸路合兵四十萬約
日會于耀州大戰
九月國主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高慶裔禮部
侍郎知制誥韓昉爲冊礼使副於九月九日立劉豫於大
名府國號大齊
北京陷沒南軍聞劉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至
是誅爲首者數十人於莘縣豫由此不居北京復還東
平以張孝純爲尚書右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爲左右丞
弟益爲北京留守子麟知濟南府時大金又以兀朮南
征所降李鄴李儔鄭億年臣豫豫降南京爲歸德府改

立劉豫國號大齊

東京爲汴京升東平爲東京去淮寧潁昌順昌興仁壽
春府名復舊州名　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
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强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
豫置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爲
之二年陞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　豫
之僭立也止用天會之號是冬奉國主之命改元阜昌
　馮良弼以淮寧府降豫請行什一法除户部郎中權
侍郎後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
皆簽發爲兵每畝田科錢五百　又建歸受館於宿州
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逼令下拜孝純曰
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大金國大
臣其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礼
事今至此惟有死耳何相窘拜郎竟不拜粘罕不能強
之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之敗屈節於祿山遠矣
孝純之得還也蓋亦有由是年五月六日粘罕將避暑
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於此無治生事俟其秋歸當還
公於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
物可督還之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
所以蓋是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
是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虛中

送孝純詩有里閈共驚烏新素髮兒孫將整舊斑衣之句則衆不知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其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拜偽相當是之時孝純昵於親黨懼於還北因而遂喪曉節惜也

秦檜全家北歸

十一月歸秦檜于宋用粘罕計也檜之入北從二帝之上京逮二帝東徙韓州檜依撻辣爲其任用撻辣南征以檜爲衆謀以催錢粮爲名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軍之監已者牲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檜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敗劉錫于耀州

兀术妻室敗劉錫軍於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萃兵淮上經畧劉錫孫渥劉錡等會兵甚衆皆言我鋒方銳沒不從宋張浚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我虛乃檄召熙河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麥室曰彼紿我也擁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未分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後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遂乘勝亟前

宋師退保西川

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危致虛戰於陝府曲端戰於
邠州白原店劉錫戰於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
之後宋師退保兩川於是州郡盡為金所陷
冬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留之久而命知相州
嘗謂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竭起寨於西山保聚村
民金兵攻之往往為竭敗去及多邀金兵出掠者由是
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竭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
竭命釘之於車刺刃於股將欲支解之竭終不屈粘罕
異之徐謂竭曰國若降我當命爾以官竭罵曰爺是漢
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橛更不移改竟為所害噫
充聞竭之風豈不愧歟

大索兩河之民拘行旅于道

粘罕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境州縣皆
閉門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
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回
鶻諸國以易馬及有賣于蒲骨子迪烈子室哥高麗之域
者蓋既至劉豫以舊河為界恐陷北者逃歸故耳樂壽縣
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罕必責其數縣
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
大夫往往乞食于途粘罕患貧民之多恐致生事遂以散

坑貧民三千于城外

米賑濟為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之

大金國志卷之六

大金國志卷之七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壬子 天會九年（時宋高宗紹興元年也）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里嗢

（夏撻懶攻淮東）居燕山撻懶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為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illegible]人[illegible]又舟師直犯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

今改正寫

兵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阿阿不得[illegible]捨舟而陸大呼而攻之金師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獲其壻盆輦撻懶率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蓋金本無全勝之理但南軍多自望風而潰如陳思恭勝兀朮於姑蘇張榮勝撻懶於泰州此乃全勝之時夫何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覩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於漠北曷董城既行拘余覩妻子於女真城

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覩北行以覩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付以女真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覩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天運粮隨余覩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猫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三千餘里

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撻懶自北淮東歸 夏撻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于宿遷縣樂馬湖撻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于宿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斃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棄擲道路時新爲張敞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蜂起東北大恐撻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留太乙字堇屯劉冷莊訛里也屯淮陽而去

烏魯折合分兩道南征

完顏没立與烏魯折合將數萬騎分爲兩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璘吳玠軟血誓衆爲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吏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没立方攻箭笞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　渤海萬户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渙置酒于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即位撻不也撫掌嘆曰集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其許開國遼東其後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閑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勢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其耶

大金用兵惟以和主攻戰以措逆誘叛黨如許撻不也

開國遼東而役於軍旅高永昌誓爲鄰壤而殺於海島
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
酖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禁竊盜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爲盜者知刼盜均於一死
故竊盜息而刼盜盛

置地牢

高慶裔請於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隔死囚居
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

粘罕殺降

粘罕行其說　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大行紅巾首
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粘罕〻盡殺之於獄然殺降不
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　初婁室死兀朮遂會

兀朮與吳玠戰

諸會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
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吳玠
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於是兀
朮始自河東還燕山
兀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回攻陝右
以犯劍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
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
劍外凡四戰皆敗惟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
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
三四往〻扶舁呻吟而歸至於兀朮尚以箭瘡帛攀其
臂兀朮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

慶以三馬奉之兀朮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離曷爲陝西路經畧使屯軍於鳳翔
黑鋒既死兀朮且回故粘罕除撒離曷是職也是時劉
豫已立踰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于陝西尚
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
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
之〻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壬子 天會十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里嗢兀
朮居燕山撻懶居祈州除兀朮爲元帥府左都監 粘罕
磨勘文武官 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
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
京及會大金共陷西京翟興山寨興沒於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
併父老史平僧録德真道録王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
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
陝西道久爲興所斷豫深惡之時陝西五路盡爲大金所陷割屬劉豫〻居東平以翟興屯西京東西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懷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故力請
于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於是
發女真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勢揚言將欲攻興〻
盡發兵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
既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三
月也至四月豫因勢遷居東京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

人震恐豫国曲赦之

試擧人夏粘罕試擧人於白水泊慈州胡礪爲魁
是擧也粘罕密識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止試詞賦
不試經義礪以被虜以知制誥韓昉燕人也用昉鄉貢
故誤取之　初開試日粘罕立馬場中呼擧人年老者
意謂免試爭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揮指令譯者報爾
無力老奴何來應試爾等若有文章何不及第於少年
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取贓以爲
身後計行樂以少酧晚景安有補于國又聞爾等之來
往：非爲已計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
老者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白復
欲逐爾等亦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等終場當小心以
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於是諸生伏地叩頭愧
恐而去是歲胡礪之餘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
賦譏者其畧云草地就試擧場不公此榜既出於外南
人不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国主如中京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故有是行
諸將會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元室獵居庸關遇馳通
余覩反者得余覩反狀
余覩之降大金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其軍
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
余覩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及統軍之兵皆契

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
燕京守郡之帥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軍者天德知
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 時元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
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因
獵居庸之東憩于山上遥見二騎馳遞交相遇于道立
馬交談久而不去元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
何人也曰余覩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樞里統軍司樞里亦契
丹元室曰爾適相遇者何人曰此乃樞里統軍使之余
覩者元室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元室曰非
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元室曰亦非也話別之
語無許久又曰叙家事元室曰家事故非立馬叙又曰
叙往事元室曰往事亦非立馬叙也者辭窮面顫又且
戰慄不已元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覩樞里皆契丹反
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爲余覩議反者近
有人密告余覩樞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
伺之果得爾輩大何隱焉其人謂元室果知不敢隱余
覩之叛由是敗元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
及之

族誅契丹

族誅契丹統軍樞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覩叛黨仍令諸
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 河東八館五百戶山
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温酋首率
衆逢蝗起北入夏國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

誅余覩父子及粘罕次室蕭氏

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覩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韃靼韃靼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其入帳中密以兵圍之韃靼善射余覩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殘黨仍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覩已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也擅殺之粘罕起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功也

奪郭藥師家財

蔚州守蕭持毛可殺粘罕使者既叛而獲之平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摠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既而獲免皆困女真之域粘罕謂財可聚衆以藥師家富盡奪之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狃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傚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礼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

鞍馬散之縱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柳條決粘罕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乃宣和間歸朝賜官姓名趙敏修者以預余覩之叛族誅主以余覩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既獲余覩降赦主欲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覩之亂復還闕　宋叛臣杜充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移充不聞官而擅納之爲節度副使胡景山告于粘罕誣充

鉄索鎖杜充

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詣相州以鐵索鎖充付元帥府獄鞫之

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蔑視同僚人多憾之故爲景山乘余覩之亂發之充之付獄鞭箠炮烙備歷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耶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顧諸將笑之無耻之言一至于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　內樞密院國相楊朴以病死

大金國志卷之七

大金國志卷之八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六

癸丑　天會十一年時宋紹興三年也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爲宋翟琮所

孟邦雄敗

敗琮即翟興子時爲河南鎮撫憤大金發掘陵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潼川遂入西京邦雄醉方卧俘其族以

撒离喝去　大軍下金州又下興元府　先是撒離喝等衆十萬下興元自鳳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彦倉卒迎敵敗走遂入金州未幾又趨興元撒離喝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關遂下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所掠食且盡又聞南軍數萬戍其路乃還興元　未幾宋王彦復金州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

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儒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於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焚將有退意一夕縱所虜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粮草退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彦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後顧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粮且野無所取殺馬而食遂由虢州回

諸郡相繼陷沒　劉豫陷鄧隨等州李成本羣盜降僞寮既得鄧州知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于是宋卻唐信陽軍相繼陷沒　慈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

殺降士三千人　士卒三千人盡殺於平陽府獄　秋起女真國土人散居

漢地

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土人基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李永壽使南宋之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徐國之俘及西北士民屯鳳翔以謀攻西蜀

甲寅 天會十二年 時宋紹興四年也 春宋遣童詢來軍前兀奉表通問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詢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與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綿虔布龍鳳茶等物遺之逮秋童詢還宋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亦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詢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 兀术攻仙人關與吳玠戰於殺金平爲玠所敗 兀术殺敗

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术果與撒離曷劉夔率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金軍據高嶺爲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 戰七日夜不息

官郭震爲兀术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斬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戶韓常爲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遁玠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撤離昌已下盡室而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兀术於天會十一年丹坟仙人関幾爲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於兀术
常爲遼東漢軍萬戶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東漢兒兀术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术征蜀回

兀术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崖約高里嗢入見國主　劉豫得隨卸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遣張憲攻唐州月餘不下牛皐裹三日粮往粮未盡而城拔飛進復卸州李成聞卸失守乃弃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其城　秋宋遣其使魏良臣來爲奉表通問使時劉豫已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　劉豫遣人請於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以爲難高里嗢以爲可於是高里嗢撻悚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于斯定矣盖主崩時以高里嗢輩提兵在外粘罕莫得而傳故亶得立也不然粘罕内操兵權必得其位則駕群豪服諸蕃其憂大矣　粘罕自來止居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遽自白水泊入覲適值豫有侵江南之請立爲異議竟不自行故高里嗢輩得攝職總兵也

高里嗢請于國主以兀术先嘗過江知地理險易乞使將前軍主從之

豫之請侵江也當粘罕高里嗢紛爭行止之際兀术並

無一言非有往年獨請侵江之銳至是爲高里嗢所舉
方行蓋此將困于江南又屢危於劒外其欽刀之鋒萬
矢之銳固已判矣
高里嗢撻懶下令禁燬雲等路漢軍不得雇人代名須以
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多富家子弟不
任勞苦故是歲侵江南以霖雨之粮乏不勝計其自來傭
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爲生往往聚而爲盜諸將一舉
遂成兩失
劉豫子麟姪猊將兵與高里嗢等俱入征南宋于是
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
自承州退保鎮江南宋震恐 是時世忠進屯楊州魏良
臣將命過楊世忠置酒偽爲流星更牌詣金以移軍守
江良臣既去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
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
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孛董撻也擁鐵騎馳
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
者四起五軍旗與正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力無所施南軍
上揕人胷下稍馬足金兵金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
撻也 冬高里嗢兀术同劉麟劉猊侵江屯於竹墅鎮會
大雨雪粮道不通軍皆憤怨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
篤諸將宵遁麟猊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軍中每夜多有人大字書于紙及去皮柳枝櫛於帳前云我等被苦虐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無鬬志強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者況今吾君病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為善兀朮然之夜引還大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猊于是麟等弃輜重亦遁晝夜蕪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小憩西北大恐

河東南路平陽府都總管蒲路虎捕大行義士以絳州翼城村民多有輸其粮者于是屢近山四十村　冬國主崩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太宗既武兄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宗病時大軍相拒江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次年春方告諸路　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立傳于子孫太宗既立即捨已之子宋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梁王亶為諳版孛極烈仍領都元帥之職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宗磐及左副元帥粘罕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粘罕為窩里嗢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窩里嗢捷辣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寅亶即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之九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在位一十五年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昌刺馬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綜經業喜文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游處盡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擢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覦幸而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傳位于亶猶稱天會十三年

乙卯　拋盞燒

天會十三年　時宋紹興五年也　春諸郡立太宗之靈拋盞燒飯俗北

飯 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國主上謚于大行 四月
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壽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
主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朴奏通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
之遂服縗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五月宋遣何鑄來
建上京改官制 使通問二聖 陞所居曰會寧府建爲上京仍改官制初
宋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授北朝官爲之參定其制
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 尚書
省置令一人 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參知政事侍
中二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爲兼職 元帥府置都元帥左
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
事 太宗正府置判同簽書 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
書使 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
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 國史
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 御史臺置大夫
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
法 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
臺官皆充員而已 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
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 殿前司置讀黥檢
左右副黥檢左右衛軍 勸農司置副使 記注院置修
注 太常寺置少卿 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 國子
官不設 外道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
史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

此其大畧也　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元室尚書左丞相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豫有侵江之請高里嗢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宗盤封宋國王　封太宗長子宗盤爲宋國王領三省事輦王高里嗢魯王捷懶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三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叛蓋始于此也未幾高里嗢死以捷懶代之進除左監軍元术爲右副元帥　除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尚書右丞相除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左丞蕭慶裔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用之於外　元术戍邊

元术戍邊　屯于黎陽時　上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　高里嗢自燕山入見卒于路元术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于

蒙国叛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　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宗盤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後得國不償元約故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路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爲筏由唐河及開創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州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是役于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蠭起海道之行遂成中輟

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术作戰船小樣獻於大金故

有是役

丙辰 天會十四年 時宋紹興六年也 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秋劉豫分道入侵南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盤以爲難乃聽豫自行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彦舟爲將簽卿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趙合淝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趙宣徽二州以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彦舟統之 麟令卿兵僞胡服於河南諸處時猊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于濠壽之間猊以數萬過定遠縣欲趙宣化以犯建康宋楊沂中與猊前鋒遇于藕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于合淝沂中至藕塘與猊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衆潰亂遂大敗猊挺身走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孔彦舟圍光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劉豫之意

豫欲立子

冬劉豫欲立子麟爲儲嗣遣馮長寧請于國主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于河南之民爾子還有德助朕當遣

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盖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則明知其
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于北去亦不失爲
帝故且視景偷生也

夏国興兵

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亡
馬于韃靼既而得回往返並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
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以莫之問罪盖是時粘罕兀室罷
軍事彼知撒離曷無能爲也

丁巳

天會十五年時宋紹興七年也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兀木自黎
陽歸燕山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祈州撒離曷歸雲
中左丞高慶裔以贓下大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盤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
也

斬高慶裔

夏撻懶撒離曷以内起大獄各不如草地避暑　粘罕乞
免官爲庶人贖慶裔之罪金不許斬慶裔于會寧市慶裔
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于今日
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以此慶裔嘗教粘罕之反也明
矣時山西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禦使季興麟河東北路
轉運使趙温訊坐慶裔下獄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爲民
温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
自是失勢矣安得不憤悶而死

宋徽宗及后上仙遣使奉迎梓宮

大內都點檢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並伏誅　是年宋問安使何蘚等回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于是遣王倫爲奉迎梓宮使　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酈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自効當以瓊爲鄉導乘勢併力乞兵南征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其行且遣使乘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衆　除拔束爲左都監大撻不也爲右都監　大起諸路軍馬南征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夜宿太原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孛堇之營見斜也將行與其家下泣別殺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掛豕身而埋之于後營家人祝之曰斜也已陣亡葬之矣此女

廢劉豫

真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替代之類于斯可見女真厭兵之甚也

金國廢劉豫僞齊亡　先是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于太原及屯兵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于陳蔡汝亳許潁之間于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金主下詔數之畧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遂令撻懶等以侵江爲名伐汴京先約劉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兀朮遇爲所擒二將同葛王褒馳至汴京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兀朮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廢爲蜀王是冬十一月也　時豫弟

擒劉益

益守陝西主又別遣撒離曷提兵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

又恐汴人不安紿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于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疋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粮九千萬石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即帝位建元阜昌凡八年　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撻懶逼其北行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宅撻懶從之行近相州縱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皆大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于其中彼人視之以爲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　建行臺汴京建臺省　尚書省于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寶奴張通古右丞相　除東京遼東留守宗傷太保領三省事封兗國

王

金主以宗盤豪猾難保故籍宗傷才力可以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甚矣

大金國志卷之九

大金國志卷之十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戊午　天眷元年　時宋紹興八年也　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官職依舊燕京建行臺省多居汴京國主又于燕京建行臺尚書省除杜充劉筈同簽書省事時杜充爲三司使

金主亶之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眷遣萬户

湖沙虎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
西北大敗其衆于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
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
京曰户部時杜充在燕京就用之也
詔立裴摩甲氏為后除亡瘵官許清臣同知懷州 夏元
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為奴婢償
之 國使烏陵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北見撻懶于祁
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
金主使審與群臣定議許和且命思謀等來議思謀即撒
盧母也乃始來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丹遣來示有許和
意宋丹遣王倫來金主亦丹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
江南為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 秋起京畿陝右係
官金銀錢穀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 宋韓肖
胄來充奉表報謝使 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盖左監
軍撒離曷與之約故也撒離曷酖之可求卒于路
可求之被毒何哉盖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秋可求乃
因軍事至雲中撒離曷已審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
意至是以撻懶主意割歸南宋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有
所歸故酖之
冬左監軍撒離曷自雲中馳至陝右將見左都監拔突共
議割地時拔突在鳳翔路由同州為守臣李世輔殺從者
百人擒撒離曷南歸北騎追逼李世輔放之亡入夏國撒

撒離曷被擒歸南

離曷歸雲中
撒離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主幾摧撒
離曷號哭衆目曰啼哭郎君至是又為世輔擒之南行
膽愈喪矣

己未 天眷二年 時宋紹興九年也 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
子彥文絜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 宋王倫來使充
奉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金主下詔于河南以陝
西河南故地歸于南宋畧曰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
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
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
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

許以陝西河南地歸宋

眷二年 第二行
彥文絜字
疑挈字誤々改正寫

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尔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
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
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
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河北
者聽 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兀朮從之
大金之陷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州回易屯
田遍于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己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收
功于已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
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于金主曰河北素好富庶然名
藩巨鎮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
初與衆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殆非我有豈可弃之當

以新河爲界時粘罕用事不得行撻懶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諸將恐豫生心不若廢豫以取之撻懶止有意于山東河南只得歸之于宋

髡髮左衽赴任

夏除李鄴爲翰林承旨馮長寧爲東京遼東渤海地戶部使命下日各髡髮左衽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于金後復助豫爲虐至豫廢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真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爲生叛國之人死爲沙漠之鬼哉

拘晉宋使

兀朮留宋使王倫于祁州密奏于主曰河南之地本撻懶

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孟庾至汴京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爲兀朮所拘後送祁州 夏元帥撻懶之蔚州下令諸藏亡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産人口半以充賞四隣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仍發北軍分諸路搜捕

搜捕亡虜

民間大擾群起爲盜以拒北軍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悉爲此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于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南蓋以應宗盤也 試舉人于燕山司馬朴充主文中山石珪爲魁 秋郎君吳矢反既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充國王宗傷虞國王宗英滕國王

吳矢反

宗偉前左副點檢渾覩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
夷宗盤族
因朝且伏兵于內宗盤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
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爲
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蠭蠆之毒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
頓一兵群兇悉殄翰林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晟嘗浴于河　牧
于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
[illegible]者惟一殿名曰乾元四外栽柳以作禁圍而已其殿
兀朮都元帥　第七行
元帥府獄具殺之
將且字刻誤六行改正當
或府獄獄具遺一獄字亦未可知
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
妻樂携手握臂咬頸扭耳至于同歌共舞無復尊卑

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覦意後國主亶自踐位以來左
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
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見此宗
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撻懶伏誅
除兀朮都元帥兀朮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撻懶
下祈州府獄伏誅　仍因撻懶之子大拽久之因赦得出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事方握兵在外難以遽誅仍除撻
懶爲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充爲右丞相命下撻
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爲伍耶
不受命而叛初欲歸宋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朮遣
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撻懶

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朮俛
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拘兒泊有號天使者負函自
後至本國接伴問之荅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
致命主上悉無所荅令其臣翰林待制卽律紹文爲宣勑
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
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卽因燕山留守
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僞籍依舊燕山留守後又因
歸上京　大行義士逢蝟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大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
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饑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
比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
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
非其黨豈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矣
遷左右丞
封兀室陳王除右丞相兼尚書令自左遷右丞
兀室昔副粘罕雖有才智素爲諸將所忌宗盤輩未誅之
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奸巧多慮所以粘罕之禍既
而得脫撻懶之敗又且不預至于兼慶惟有書名押字
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就戮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州遼東士民
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遼東大擾清無
大志既而乘海復歸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發

軍侯見裏面走馬使臣驗認御畫牌劄方許簽發此因宗
盤撻懶謀亂之後方為此関防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庚申 天眷三年（時宋紹興三年也）春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使也 兀
兀朮沿河置寨防托 朮下令沿大河置寨舖防托諸偷渡大河南歸宋朝之人
及與人渡者罪死 邢洺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
被虜漢人相約十二月旦日各携主人鞍馬器甲聚于邯
鄲之西相結上太行為盜 太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鎮
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謀率軍民保城既
旦集父老于庭諭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否南宋官
軍耶太行盜賊耶父老皆曰太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知
非南宋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壯慎無得扇搖妄動
恐盜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等為
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于是以酒勞之而散
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大行嘯聚蜂起每終夜輾轉無
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
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死所矣（官人呼粘罕）時乃割
地之初以大河為界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
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州郡尤為流言所惑

至于晝爲罷市夜或披戶以伺風聲者思謀時守河内
地當要衝自揣勢尚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爲義士所
破故假以撫諭爲名露其心腹衆鳴以結彼人又欲播
達宋朝以爲先容耳

兀术分四道征南宋先是撻懶既廢僞齊乃議以河南地
歸宋兀术力不能爭及撻懶誅兀术始得政以歸地非其
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中之兵集于祈州元帥府大閱遂
分四道南征命聶黎孛董出東撒離曷侵陜右李成侵
河南元术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彦舟鄢瓊趙榮抵汴至
是攻宋東京孟庾率官吏迎拜兀术入城駐舊龍德宫于
是詔諭諸州縣以撻懶擅割河南且言宋朝不肯狥其所
欲詔詞畧曰非朕一人舉奪有食言恩威施張之間蓋不
得已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术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陷興仁淮寧拱州又陷
南京遂留守路允迪初金國渝盟以葛王褒知歸德府
褒以數千人至宋亳臺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
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亳
臺允迪爲主褒爲客允迪捧觴爲褒壽褒酹飲遂送允
迪于汴京褒鼓吹入城秋毫不犯又陷西京慶陽府及
亳州

撒離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趍永興軍宋權知
軍事郝遠即開門納之長安既陷陜西州縣所至迎降既

而撤離昌至鳳翔西城外下寨爲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
兵攻涇州宋田晟因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术敗
于順昌府 于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既而昌王褒及龍
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兀术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
杲告急于兀术兀术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
非昔之比國主臨陣自可見兀术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
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將所得王帛
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
平旦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退兀术自將牙兵
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索韋號鐵浮屠每
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返顧復以鐵騎馬左右

兀术用拐子馬大敗 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
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泰
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以下皆鞭
兀术兵還汴京 之于是復以舊王褒守開德府韓常守許州兀术自擁其
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是秋兀术再提兵與宋將岳
飛戰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 明年改
元皇統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
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繼進與兀术戰又破之軍至朱仙
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于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皆
陷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
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

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

辛酉皇統元年時宋紹興十一年也春兀术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留屯兀术舉兵再南侵舉宋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番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陷壽春府滁州亳州盧州和州至拓皐與劉錡相遇陽河相拒劉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兀术敗退屯于紫金山 兀术已陷盧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賊遇俱捷至拓皐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爲騎兵之利也陽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俊爲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术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陽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陽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斧如墻而前且與諸軍合擊之虜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 九月宋遣使劉光遠來先是莫將使金爲所留至是不因聘兀术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术書來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風者持節而來蓋欲亟和故也宋于是又遣魏良臣往使 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

兀术欲議和

議和許以淮水爲界

蕭毅邢具瞻二人來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

何鑄充報謝使曹勛副之

毅等過江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語劉子羽子羽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于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寨奏宋朝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

兀术以秦檜謀殺岳飛

十二月兀术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秦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

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凡十八往返乃迎歸母三喪廬墓御札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爲念少飲酒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于行都飛辭謝曰金虜未滅臣何以家爲飛前後累平劇盜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構成飛罪赴獄賜死洪皓在虜中繕書馳奏以爲虜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至酌酒相慶

壬戌 皇統二年 時宋紹興十二年也 春宋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割地使割

宋割唐鄧入金又割商秦

唐鄧等州入于金畫中流爲界 宋又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商秦之地宋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

西成紀餘地而已初宋邵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披荊榛
瓦礫以治水招徠离散至是割属金隆嘗快〻後徙金州
秦檜酖之
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
緊急門戶撤离昌曾犯和尚原折合孛堇曾侵犯商州
又欲犯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
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
必爭之地而和尚原所係利害尤重兀朮屢致書欲得
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　時廷臣多言以與
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爲輕弃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
思退主之思退乃檜之黨也

直后歸宋　八月歸宋太后韋氏于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　是年
太原平陽義士敗国兵　太原義士張横敗國兵于憲州擒憲嵐兩州同知及岢嵐
軍判官　平陽義士梁小哥敗國兵于太行殺契丹都統
馬五大師
張横有衆一十八人嘯聚于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往〻
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
人追捕既與張横相遇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
與判官盡爲横所擒　梁小哥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
府神仙縣去帥府五百里總管判官鄧奭以三千人討
之奭軍嘗與梁小哥相去五六里方敢行逕見梁旗幟
則止遇夜相去十餘里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

衝刼營中轉箭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驚潰至第四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大師領契丹鐵騎五百與奭軍會大誚其怯併奭之軍率衆先登而戰爲梁小哥首殺五千餘衆盡皆奔散夫以橫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衆梟擒主將追奔逐北則今之大金非昔之大金矣倘宋朝有志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不南歸豈不北走哉

癸亥 皇統三年 時宋紹興十三年也 春雲中家户軍女户陳氏婦姑持産殺陳婦業契書共告于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無可充軍願盡納姑産業于官以免軍役元帥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户軍以家産高下定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户者不以丁數論故家口至于一絶人丁至于傭賤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弃市國人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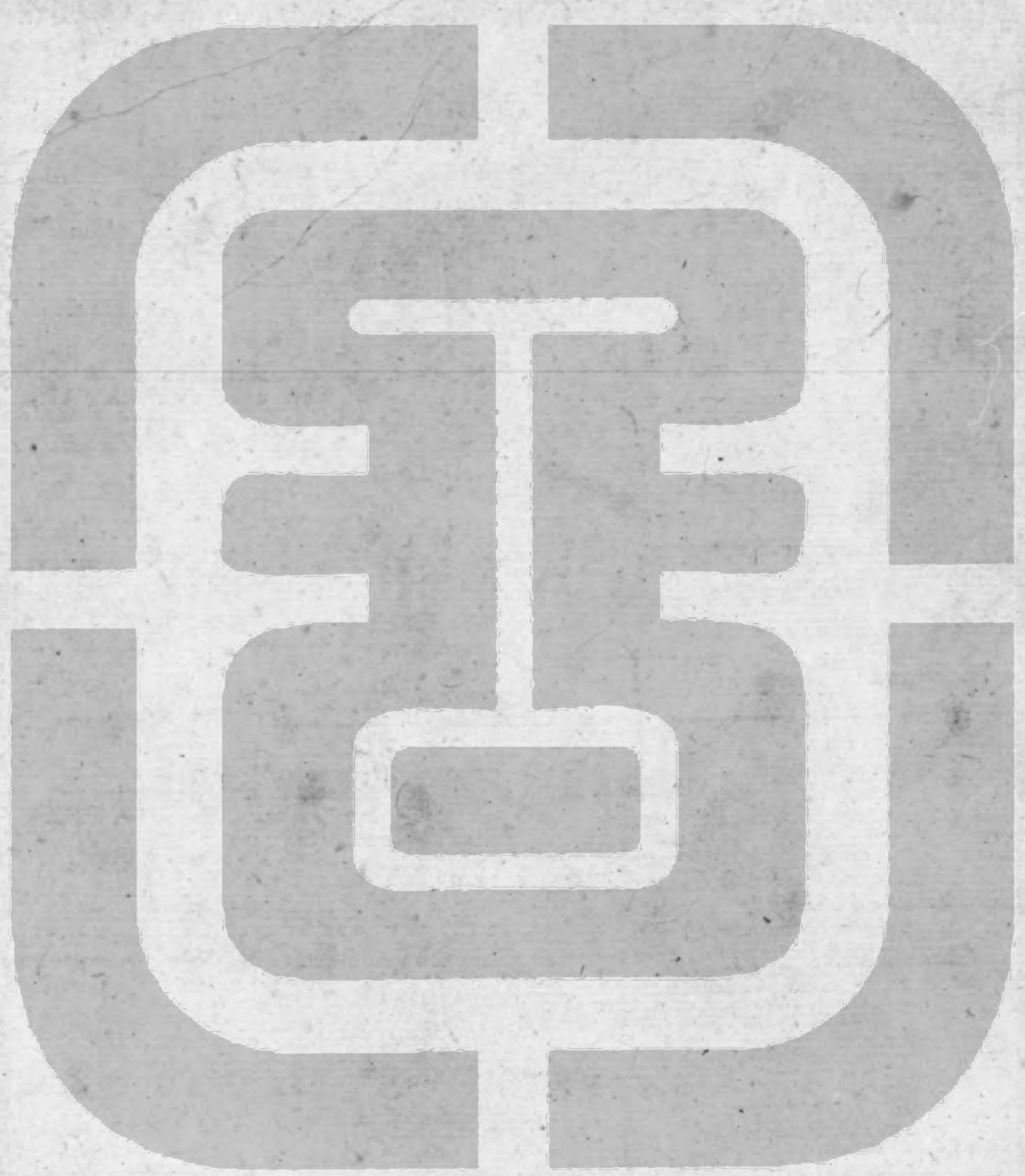
宋使洪皓南歸 是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内童行有籍于官者悉度爲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

八月洪皓等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唯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

秋風秋七月境内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 主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刺芦達鉢刺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爲事每歲春放鵝于

春水釣魚于混同江夏避暑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于慶州黑嶺秋山冬射虎于顯州四時無定荒于遊獵内耗郡邑外擾鄰封由是内外騷然禍亂斯至所以亡也

甲子皇統四年（時宋紹興十四年也）春渤海千戶馬拽固謀亂元帥府收馬拽固謀乱叛衆盡誅之先是馬拽固與萬戶烏碖素不相能會關中失火馬拽固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救火爲名因攻城作亂殺烏碖欲逃之沙漠未果而敗　夏遣使于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冬遣使于南宋賀明年正旦礼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縠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率如此例

皇統四年　第四行
天申門　端陽爲天申門
將中宋之誤今改正爲